

烙印的灵魂

倪子一著

- 一个漂泊者的内心独白
- 一段异乡人的情感历程
- 一幅人性善恶的风俗画

作家出版社

烙印的灵魂

倪子一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烙印的灵魂 / 倪子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5063-7906-9

I. ①烙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7800 号

烙印的灵魂

作 者: 倪 子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00 千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906-9

定 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灵魂有无 /	001
祖母 /	003
赶潮与务农 /	007
秋夜网蟹 /	010
义气少年 /	013
无声的冤案 /	018
烙印的灵魂 /	031
一个农民的记忆 /	037
岁月的无辜 /	049
半夜借宿 /	062
凉鞋的劫数 /	064
哭嫁的新娘 /	068
世外的桃源 /	076
情殁的旅行 /	083

震颤的声音 /	093
青春在边境线 /	098
初恋的伤痕 /	103
快乐的四合院 /	113
迷茫的春天里 /	124
跋涉内蒙 /	134
风骚的海岛 /	140
客家的游子 /	147
地狱无门 /	153
阿妈您走好 /	166
送殡的内侄 /	171
爱心的朋友 /	173
爱在远方 /	179
后 记 /	188

灵魂有无

幼儿的时候，每到了夜晚，你没有在做梦，但所看到的灵魂是那么的真实。从那个破烂不堪的棉絮被洞里看得一清二楚，不胆怯、不恐惧、不回避，它在你棉被上面轻飘得无重量。而且你真想调皮地踹开棉被，试看灵魂是否要逃走……但又不敢轻举妄动。因为灵魂的眼神是那么纯真而善良，无恶意！你只得乖乖地蒙在棉被里任凭满头出汗，一动不动地看着。待得时间长了，你想着偷袭就突然翻开了棉被，竹床的吱呀声似有灵魂在走动，感觉不是棉被掀翻到床沿的声音……

有时总觉得死去的姐的灵魂在护着你，不让你受惊，不让你胆怯。她半夜里出现在床帐的背后起舞着，手里握着雨伞似的东西，是那么的自然亲切，不容你细看细想却又无处寻觅，因为在翻身的时候，她已经躲闪了。

在某个深夜里，你的床前坐着几位老人，不知他们在做些什么，为什么要看着你，而且你也在看着他们，顷刻间就没有了踪影，好似脚没有落地就走了。有一次白天里睡醒过来，看见有一位白发的老人盯视着你，让你害怕的无处躲藏，把麻做的蚊帐拉拽着……算是自己的出击！喊着妈妈快点到来，壮你的胆量，而灵魂早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。妈妈说：“你这孩子总是在做梦，没有的事。”而你就是不说出来——见到了什么，只能埋在心底，妈妈也没有再追问……

你在白天里都在害怕着，好似人与你离得很远，而灵魂挨着你很近。你好奇，你惊讶！为何夜里的灵魂对你很和善呢？不知为什么，那时的你，就知道坏恶的眼神与善良的灵魂，根本不相信有魔鬼的灵魂。

到了五六岁的时候，你无比期盼再能看见灵魂的出现，但无处可寻觅。而且你还总是努力着，用破烂不堪的棉絮被，蒙盖着头部出汗，等待偷窥棉絮洞外的灵魂，却都是徒劳地在朦胧中睡去。噩梦来了，出现了魔鬼狰狞可怕的面孔……

1976年1月于乐清

祖母

几十年过去了，你一直记忆着祖母，心里也定格着祖母的身影——旧时所缠过的三寸小脚在凹凸不平的石路上蹒跚地走来。她手里捏提着一个小铁锅，里面装的是从集体食堂里所分到的大米稀粥，小心翼翼地怕浪摆出镜子似的米汤……

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时，食堂不设在村里，祖母要到老远的地方去打饭。窗外的太阳早已高高升起，一束光已经射进了屋内。二妹饥饿地在哭闹着，你同大妹躺在床上发痴般地看着窗外，等着祖母回家。等啊等，将近中午还不见祖母的身影，大妹自言自语地念叨祖母怎么还不回来。你只得先起床，安慰着她们，去看祖母走到了哪里。

你走出住宅的胡同，到了屋子背后那片很广阔的田野。五月初的光景，地平线上都是青绿色的稻禾。你站在护栏牲

畜的一堵泥墙外，泥墙内是一片旱地，栽种着青菜粟米之类的农作物。你的眼睛总是瞧着远方的路，期盼那里能早些出现祖母的身影……但是很失望，因为看不到最远方。你无意间发现身边站了个人，是大你几岁的远房叔叔，他指着三岔路口在田里的一帮黑溜溜的人，你看见跪在路上的妇人就是祖母！有个人正在用鞋子抽打她。此时你还在朦胧地看着想着，那人为什么要动手打祖母，祖母做错事了吗？又想着两个饥饿的妹妹焦急等待祖母的哭声。当时你很小，也就只有四五岁吧，矮泥墙几乎挡住了你的全身。

回到家里，祖母哭诉着被生产队长打骂的情景。生产队长硬是要她下地里薅草耘田。祖母恳求着把稀粥送回家里，因为三个孩子正饿得慌。队长却不听祖母的诉说，竟一脚踢翻了祖母手中的小铁锅，骂着祖母是地主婆自由自在。这时来了一个过路的人，是促生产的公社干部，他阻止年轻的队长打骂老人。队长说，她是地主婆，不劳动就该打。那个干部说，那也要进行思想教育，不能动手打老人嘛。

祖母当时伤心极了。每当同你聊天提及此事，从不骂人的祖母也痛恨地骂着打她的人是个短命鬼。同时也感激那位过路人为她解了围，说他是个好心人。从那时起，你因受到祖母被打这件事的影响，就有着某种恐惧的阴影……一直停留在幼小的心灵里。你恨透了打祖母的人，你想着报复，但却弱小无力量。从你懂事后，时常回想起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，那些麻木不仁的脸孔，好心人真是微乎其微。因为一些人在阶级歧视之中，在分类界线之中，在树立着个人的威望

与崇拜，人民是永远过不了好日子的。

就在那年饥荒的冬天里，为了温饱，祖母领着你到洞头海岙里那边混饭度日子，手里仍提着那只晃荡的小铁锅。天空仍是灰蒙蒙阴沉沉的昏暗，只听到小河边捶打洗衣的妇女们，问着祖母要到哪里去，祖母嘴里嘀咕着什么，就连你都没听清楚。你迷糊中跟随着祖母到了海边的渡口，上了帆船。——海浪的撞击声在船舱外回荡着，有时在露天的舱口上面进来了散花似的海水，小小的舱内挤满了妇女的声音。祖母不知坐在了何处，朦胧里有哄你笑的婶婶们。你还是在哭着，叫着，在舱内难受得无法形容。船舱里的怪味与鱼腥味，使你早已吐尽了肚里的东西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婶婶们总在安慰着，想以此来减少你内心的焦灼。

靠岸了，祖母把轻飘的铁锅递给了你，她自己手里提着沉重的行李。不知铁锅将做何用处，你跟随着祖母从海滩碎步地往前走，远处山民的房子似梯形般高高低低地错落着。走近了房子，祖母同你站在大门的两边，不知为什么年轻的山民把吃了半碗的干饭，嬉皮笑脸地递给了你。祖母催你快点吃，说你在船里已把肚子吐空了。你说不吃他们剩下的残饭，那年轻的山民嘻嘻地笑着说，不吃就没有了。祖母接过碗劝了你好长的时间，最后她只好自己吃了那半碗的干饭。

大门岛上外流讨饭的人员被管理很紧张，要时时躲避民兵与村干部的视线。提心吊胆的祖母同你被远房的表伯藏在几平米石头垒成的屋里，不敢发出长气呼吸的声音。表伯是渔民，粮食也是很紧张。有一天，表伯把一大碗的白鲢鱼送

来，祖母和你几乎在偷吃着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。有时祖母看着你吃得慌，怕针似的鱼刺阻哽着喉咙，想要提醒你，又怕窗外有人在听。总是这样那样地恐惧怕人，我们也不敢外出一步，只能一直待在石头屋里，只能听见祖母窸窣的缝补声。

回乐清那天，表伯煮了一大锅沉浮着地瓜丝的汤，满桌子上摆着新鲜的熟鱼。你连着吃了三碗的地瓜丝，都是捞干的，汤水一点也没喝。桌上的长辈们很热情地要你多吃鱼，而你毫不客气地偷捡回几块又大又宽的带鱼，用嘴抿干后装在裤兜里，带回家给妹妹们尝尝海岙里的大带鱼……

1980年7月于兴安岭

赶潮与务农

少年的你在海边等候潮落的时候，从滩涂背后的小学里传来小孩的朗读声，让你留恋着，也颤动着你童年的心灵。每次赶海潮都得停留片刻，你傻痴似的听着朗读声，你羡慕他们的童年，羡慕他们的阶级成分。而你辍学务农就是因为阶级成分的关系。听说在学校里的表伯的儿子，考上初中都要经过阶级的审批，牵扯到你在台湾的大伯是他的姑丈，后来他那学期初中没念成。因为你在学校里成绩是一般的，老师绝不会表扬或奖励一个出身有问题的孩子。第一次在教室点名的学生名额，在礼堂上颁发给少先队员的红领巾，就你一人被取消了。因为是黑类的阶级成分，你想多念书，那都是异想天开、天方夜谭的神话。你的阶级成分——地富反，台湾家属，还有祖公的历史冤案，使你早早地离开了校园。

你赶海潮逮鱼蟹时的心情是自由自在的，在海潮退却后

所露出的滩涂是平静的，是宽阔无声的，只有作陪的海鸟在滩涂上轻轻地走动着。海离滩涂似乎很近很近，你想要寻找尽头，还是遥远的。你吃力的脚步深埋在涂泥里不能自拔，到海边只有几米的距离，却胆怯地不敢前进……即使会凫水也怕被海浪所吞没。你又不能长久地停留着，有几次在滩涂上逮鱼蟹忘了潮水已涨到了身后，湍急的塘河里快升满了海水。你是不知足的话就回不了家，只能冒险地从湍急的塘河游过去，篓里机灵的小鱼在浸水的时候跑了不少，你遗憾心疼地不该贪心多逮鱼。不像在海涂上匆忙地捉着小螺蛳，还没到海边就已攒满了小提桶，提在手里沉沉地不能迈开步，没等到潮水上涨的时候就急忙地撤退，用双手从海涂上推着回来。回到家里放在锅里用清水加盐煮熟之后，装满两只小木桶，挂在弯钩的扁担上，颤悠地挑到了陌生的邻村里叫卖着，每斤六分钱。两桶能卖回一至两元钱。

每次逮回鱼蟹的时候，总要先挑选好的送去给楼上住的祖母。祖母总说卖点钱有用，不愿轻易收下你的鱼蟹，也许怕着母亲看到祖孙俩亲近而妒忌。

你参加农业生产后，每天都要紧张地跟随父亲在农田里，用锄头翻耕着每一块泥土，拔着每一根杂草，每天都要起早摸黑地忙碌着。不管是晴天还是下着梅雨，你同乡亲们总是磨磨蹭蹭地在一起劳动着，日子都在这种不敢懈怠之中度过。有时累了想偷懒一会儿怕被父亲知道后，父亲总是蹙眉，拉着难看的脸。比如，上午小队里的社员被大暴雨赶着跑回家，下午还有一点儿农活都得随父亲同去，免得父亲晚

间回来又在蹙眉，那场景令你胆怯。你才十二岁，一天干活计二分二厘的工分，到了年终结算分红，十分的整劳动力一元四角钱，你一天挣三角多。

粮食是很紧张的，三餐大部分喝着镜子似的大米稀粥，有时中午特殊地做一顿干饭，都用地瓜丝掺和着。你是能干活的儿子，母亲特意把锅里的地瓜丝，阻隔成了“阴阳面”，煮熟之后黄白分明，让你先盛着米饭。有时妹妹们用饭铲入侵白色米饭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在警告中骂着，你觉得自己在家里的特殊待遇，对妹妹们是不公平的。

每年父亲都要从洞头海岙里借回地瓜丝，一百斤兑换一百斤白米，以弥补口粮的紧迫。在稻谷收获的时候，用碾米机搅成了白米，送还给海岛上的山民，而且是用小木船从海上划过去。有一年冬天父亲借地瓜丝回来，快到“岐山白马嘴”的时候，正值深夜里风浪又大，无法靠近塘河通向坝堤。一位同船的乡邻胆子小，大声呼喊救命，呼喊的声嘶力竭。父亲是佛教的信徒，又是小船掌舵的老大。浪水已进入了船舱里，快要沉入海的时候，父亲这时用着某种毅力闯过了险浪，也许那时有着神佑的因素躲过了此难。也许你同几个妹妹蜡烛似的向神灵求救——让父亲不能出事的祈祷，总算感动了上苍，让父亲平安地归来。当时的地瓜丝已全被海水所浸湿，煮熟了还有海水的咸味，很难吃。

这时候，小队里的社员们在田野上时时学着那人叫救命的声音，只有这时，人们的笑声是自然真诚的回响……

秋 夜 网 蟹

河蟹在当时是很普通的菜料，不喝酒的人将其当成凉菜瞎吃着，觉不出它有滋阴降火的功效。而你觉得很好玩，把几天在河里网回的河蟹装在篾篓里，看它们啞啞地喷着白沫。不像在海涂上所逮到的蛳螯挥舞着凶猛的两叉乱咬人，赶海潮的时候你的左手指多次被咬，看上去都成了破布似的。有时它狠咬住不放，你只好用牙齿咬断它凶恶的叉子。而河蟹很磨蹭，动作又慢，抓对了身上的位置，它绝不会乱咬你的手。

待到秋收过后，似乎田里的河蟹都要往小河里跑，剩余的在田埂边草丛里。有时无意间看到在草丛里乘凉的河蟹，躲在阴凉处嘴里吐着白沫。逮它回家当菜肴味道很鲜美，很特殊，因为不像买来的河蟹那样多而无味。

同父亲商量，买十几张渔网回来，把长年悬挂在房梁

上的网爪子利用起来，去逮河蟹。父亲说网爪子太少，你便说你朋友那里也有，可以去问他是否愿意合伙搞。同是一个生产队里的伙伴，不几天的时间就和朋友协商好，合伙逮河蟹。但是朋友的父亲有些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，怕他三更半夜到孤寂惊恐的地方可能出事，于是他要亲自同你去网河蟹。晚上没等到天要暗下来，你就得挑着几十个上了网的爪子，颤悠悠地赶在同伙的前面。朋友的父亲紧跟在背后只是吃力地喘气。扁担的吱呀声让少年的你有着出征般的风光。这里有一条少有人烟的清水河，所网回的螃蟹肥而大。但是河旁边紧挨着阴森恐怖的墓地，埋葬的都是些夭折少龄的短命鬼，年龄大的已有婚配的下葬在这里的几乎是很少的，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鬼魂出没的“老澎墓地”。因此这地方更加的阴森而可怕，就在白天里也少有人去，是远远躲开的地方。那时的你却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因为你刚看了鲁迅先生踢鬼的课文没多长时间，再说鬼魂真要出现的话，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恶煞。因为在幼儿的时候，你看见过那些死去的灵魂。

朋友的父亲心情很焦急，快速地迈着碎步，把埋在水里的一个个筋网间断地挑了几次之后，不见河蟹在网里就泄气地骂人。他又不小心被长在河沿的地瓜藤绊了几跤，忙了几天之后就不再来了，但他仍在家里修补着渔网的漏洞。你接下去还是和少年朋友一起，去那个老地方，每晚收获的河蟹平分后不到三斤。在一起的少年朋友胆子小，走累了要歇一会儿，说桥上不能坐，因为前几天有一个乞讨的人睡在桥上掉到河里淹死了。他又不敢沿狭窄的河堤边走，怕滑下去被

河里的水鬼捉去。

秋季的月光是高傲的，清爽的秋风总是肆意侵入四方的罩灯内，你把灯提在手里时刻注意着透风处，决不能让木框内的煤油灯被寒风所熄灭。夜很深了，风也吹大了，月亮时不时地被乌云遮掩住不放，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。突然来的一阵风把灯熄灭了，火柴也没有了。朋友要你向尼姑庵里的乞丐借火。河堤离尼姑庵有好几千米，要经过“老澎墓地”的地方。月亮仍躲在乌云里，而你只好摸黑在凹凸的地瓜垄上急走着，也不到平而窄的河堤上走，不怕有河鬼，但怕滑到水里湿透了衣服。

就要接近“老澎墓地”的时候，你看到隐现着白色的坟头与赤裸的棺木，如一只只眼睛似的瞪着你。有的黑色塌陷的墓穴，似乎真能从里头冒出来鬼怪的影子，阻挡了你的去路。你感觉顷刻间身子轻飘着，脸部似乎变大了。你步如流星地急走着，心里害怕地想着鞋子真要掉进坟坑里，拿一只又一只不是你的……。你进了尼姑庵里，走廊地上睡着的乞丐们很惊讶：这么个三更半夜来借火的，不愧是扒了皮就是胆，都用乜斜异常的眼光审视着……

你恳求乞丐，要得了半盒的火柴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你似飞那样快速地走着，不怕灯火再次被风所吹灭。坐在地瓜垄上的少年朋友，老远就听见他在喊叫着，在静夜中给自己壮着胆量。

1979年12月于碧水